

田野的秘密

□洛水

学生时代，我常随我的同学去她老家玩，那是一个三面环海的村落，沙滩旁是一片广袤的田地，各种农作物在风中起伏，绿意盎然。抬头远望，即是无边的大海，海浪拍打着岸边的礁石，顷刻碎成千万片银箔；零星的几艘渔船在海面上漂浮着，海鸟俯冲着翅尖掠过水面，划出一道道转瞬即逝的银线。瓦蓝的天空下，风吹稻浪的沙声与海浪的节奏交织，仿佛在演奏一曲迷人的乐章。我常打趣我那同学，你家这哪是人间，是人间仙境呐！

今年，朋友说这片土地被几个投资公司相中，在大力盘活闲置农房农田基础上，串联起海、田、村三大板块，村企联动打造美丽乡村田园综合体项目“半海半田半边街”特色景观。问我来不来，我呼朋唤友欣然同往。

半街园区开满了各种特色店铺，枫叶红的灯塔是我对Lighthouse的初印象，它似一位妙龄女子轻捻裙摆，在秋收的田野上翩翩起舞。建筑共分两层：一楼是轻食餐厅，三面均是玻璃大落地，是门亦是窗，透亮而辽阔，牛皮感的老式旅行箱被设计成餐桌，吧台正对面的T型桌面上摆着一盆被铁丝固定造型的三角梅。往上走，二楼是个观景平台，环形墙面里凹造了各种形状的窗口，由此观景颇有园林之风，整体充满了诗人般对静谧、自在田园小屋生活的幻想，很多年轻人会趁着休闲时光自驾游来此喝咖啡，一坐即是半天。

人到中年，一直秉承上一辈朴素消费观的我，对于类似去田里的Lighthouse喝一杯咖啡的行为一直甚为不解。论价值，这吃一口喝一口看一口的费用实在抵不上路途的车马劳顿等费用。

同行的X老师似乎看穿了我的想法，把我按在布艺沙发上，说：“先坐下喝杯咖啡。”豆子是今年的新豆，浓郁醇厚的咖啡香率先涌入了鼻腔，一只拉花天鹅优雅地浮在如丝绸般光滑的奶泡上，脖颈处，深褐色的咖啡油脂为洁白的“羽毛”勾勒出精致的轮廓，咪一口，一丝黑巧的微苦和淡淡的奶甜溢满齿颊。

接待人城投小哥介绍说，坐在这里能欣赏到窗外田地四季不同的风景：现在农人们在光秃秃的农田里播下菜籽，1月时便是嫩绿满屏，4月油菜花盛开就是一片泼洒到天边的明黄，待到7月来，数不尽的向日葵汇成一片波澜壮阔的金色海洋，人们在这里尽情地弹琴唱歌跳舞。小哥说，四季轮转里，坐在这里的是你也不是你。

我突然想起一句话：你眼中的自己不是你，别人眼中的你也不是你，你眼中的别人才是真正的你。是啊，如果你眼里是绿意是花朵是辽阔，那收获的是平静、自由和欢喜；如果是满目疮痍，收获的便只有失望、恐惧和桎梏。境随景迁，心随境转。我端起杯子又咪了一口，似乎少了第一口的苦涩。

那位城投小哥所说的“坐在这里的是你也不是你”，此刻细细品来，竟充满了禅意。当年的我，是那个在海风与稻浪间奔跑的少年，心无挂碍，所以能一眼识得“仙境”；中年的我，被生活的尘屑所覆盖，心蒙上了茧，故而看山不是山。

我们总在衡量物质成本，却忽略了心灵所需的“无用之用”，就像千年的稻田总被人们赋予春播秋收的生存意义而忽略大自然与生俱来的美貌。原来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泥沼，而是看待生活的内核。

风从海那边吹来，仿佛依旧带着学生时代那海浪与稻浪的交响。我轻轻呼出一口气，仿佛将积攒的苦涩皮屑都留在了身后那片广袤的田野上。

从“零”城到“盈”城

□海宴清风

夜幕初垂，华灯初上。整座新城如一幅流光溢彩的画卷徐徐铺展——楼宇林立，霓虹闪烁，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步行在新区街头，街角咖啡馆飘出氤氲香气，商场橱窗映照出笑靥如花，广场上孩童追逐嬉戏，情侣并肩漫步于光影之间……这哪里还是当年那个“零人气、零灯光、零商贸”的临城呢？分明是一座充满烟火气与希望的“盈”城。

你听，清晨6点，老张的煎饼摊刚支起炉子，“滋啦”一声，面糊在铁板上摊开，鸡蛋打上去的瞬间香气四溢；隔壁王阿姨的豆浆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她一边舀豆花一边跟顾客唠嗑：“今天孙子要来，得多打两杯！”再往前走，菜场门口的鱼摊上，鱼还在跳，梭子蟹张牙舞爪，摊主老李笑呵呵地帮顾客挑最肥的那只：“放心，今早刚到港，鲜得很！”

时光倒回至本世纪初，舟山临城新区尚是一纸蓝图、一片沉寂。彼时的临城，没有像样商店，没有早餐摊和夜宵店，连一盏像样的路灯都显得奢侈。可偏偏就在这片看似贫瘠的土地上，一颗城市梦想的种子悄然埋下。原来的村庄被整体拆迁，村民被安置到新盖的整洁的小区。市行政中心率先破土，CBD轮廓初现，而作为商业先行者的临城商贸中心，更是在无数人的期盼与汗水浇灌中拔地而起。

犹记2002年，我调入市里工作，从事临城商贸中心建设的投资管理工作。那时的工地尘土飞扬，四周空旷得能听见风声。工人们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图纸上的线条正一点点变成钢筋水泥的现实。当时我们心中并无十足

把握，却始终相信：只要工程规划不改弦更张，脚步不停歇，荒原终将会开花。

经过3年多的艰苦建设，建筑面积3万多平方米的临城商贸中心在CBD落成。为了形成新区商业氛围，引进了当时的商业品牌名家——银泰百货，成为当时舟山商业中心。随着以后各类商业体建设的推进，乐购超市（后为华润万家）开门迎客，凯虹广场亮了灯；宝龙广场、惠众广场相继落成；江海广场临水而建，茶水浦商业街蜿蜒如带。街边小店如雨后春笋，奶茶店、书吧、花艺坊、海鲜排档……各色招牌次第点亮，汇成一条条温暖的人间星河。

傍晚时分，茶水浦的夜市便热闹起来。烧烤摊的炭火噼啪作响，小龙虾的红油香气飘出老远；一对年轻情侣挤在小摊前点“双人套餐”，老板娘一边颠勺一边打趣：“下次带娃来啊！”不远处，广场舞的音乐准时响起，阿姨们踩着节拍，动作整齐划一；几位小学生在喷泉边打水仗，笑声清脆如铃。夜深了，仍有外卖骑手穿梭在楼宇之间，便利店的灯光始终亮着，为晚归的人留一盏暖灯。

夜晚的临城，不再漆黑，而是被万千灯火温柔包裹——那是生活的光，是希望的光，更是奋斗者心中不灭的信念之光。

二十五年，弹指一挥。临城从“零”起步，以“盈”作答，变身为新城。这不是偶然的奇迹，而是一代又一代建设者用坚守与远见写就的答案。他们信奉一个朴素的道理：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步一个脚印走，再荒凉的土地也能长出繁华。

澜起岱山，岁暖心安

□宗介玲

天渐渐冷了，转眼就步入了初冬时节。节令下，天高云淡，偶有假日，得以闲游安澜阁。岱山的风携着咸润，漫过五年烟火。说来也怪，定居岱山已5年，却从不曾到过安澜阁，记忆中距离上次来到山脚下还是四年前了。

入夏，我刚从鱼山岛的员工宿舍搬到高亭，与马先生还处于恋爱的初期阶段，我跟他，对于高亭的街头巷尾都充满着好奇。一日晚饭后，我俩骑着共享单车漫无目的地地游逛，骑行到海边，忽而看见不远处有一座亮着灯的塔，在一簇小山上，发着橙红色的光，暗夜中，如火欧泊一般闪耀。“你看那。”“好美呀！”相视一笑，我俩默契地向着光的方向前行。到达山脚下的坡路时，路面光线不好，我又穿着三厘米的高跟凉鞋，种种条件都不适宜再继续往上骑行。

然后，我们一前一后地推着车往上走，路灯斑驳的光洒在我们的车把上、身上，深邃而黝黑的夜色都掩盖不住两个人脸上的笑意绵绵。两辆车，一双人，并肩而行，直到草丛里“嗖”窜出了一只猫，把我俩都吓了一跳，加之夜渐渐深了，我们便转头往回走了。那晚我们没有登山观阁，但，重点不在山阁，而在对方的眼里和心中蔓延开来的温暖惬意。

终于踏上安澜阁，已是初冬。拾级而上时，石阶缝隙里有一些不知名的碎屑，不知是秋末飘洒的芦花还是被磨平棱角的贝壳碎、石块尖；它在这里，你见与不见，它都在这里，守着悠久的往事，盼着新来的故人。高高挑起的屋檐像极了扬帆进发的船头，又像是盼思归、守一方故土的长者眉梢。这座临海而筑的楼阁，名字里似藏着岱山人最朴素的祝愿——“安澜”，既是对波涛的驯服，也是与大海的和解；无论是故人还是安定，终究会在历

经波折之后，虽迟但到。

红色栅栏围着的观海台是整座楼阁的眼睛，凭栏北望，灰黄色的浪潮正以千年不变的节奏拍打着岸礁，在浪花碎裂处腾起的水雾里，可见几艘渔轮正鸣着汽笛驶过，不见船夫，倒隐约可见甲板上晾晒的渔网——那些被海水浸成深褐色的尼龙绳结，似乎轻声吟唱着那熟悉的渔民号子，将最原始的岱渔特色展示给你。

一股咸味扑向口鼻，忽忆起前几日退潮后的滩涂上，几个戴斗笠的身影弯腰拾贝，竹篓里跳动的花蛤与弹涂鱼，是大海在初冬馈赠的时令鲜味。回忆携着海风，仿佛站在阁上都能闻到袅袅炊烟里夹杂着烤鱼鲞的味道。来岱山之前，我是没有吃过鲜鱼鲞的。那日去菜市场，摊主大叔说：“霜降后的鱼鲞最是养人。”烤好的鱼肉在齿间化开，竟尝得出阳光与海风交织的味道，仿佛整个秋天的岱山味道，都被封存在这唇齿之间。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独特的美食无声地诉说着岱山人“向海而生”的生存智慧。安澜阁是固相化的史诗，默默记录着人们与海洋彼此的生生相惜，在这座被大海环抱的小岛上，山海的密语从未停歇。

阁内观景台四角备有高倍望远镜，透过试镜望远，人们不再拘泥于自身眼睛的量程，亦拓宽了心的旅程。一对情侣在转角的望远镜前观望着，不停地调试着镜头的角度，嘴里还发出阵阵感叹声。我被吸引过去，一瞧，竟是友人夫妻俩。“好巧，你也在这里！”是啊，你也在这里，地球是圆的，同住岱地也是有缘。

正阳高照，览后方归。蓦然回首，初冬的暖阳正洒在安澜阁的匾额上，“安澜”二字泛着柔光，温暖且持久。



半海半田半边街 云下山野 摄